

DANGDAI ZAWEN MINGJIA SHUXI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 高伟 著

包扎伤口还是
包扎刀子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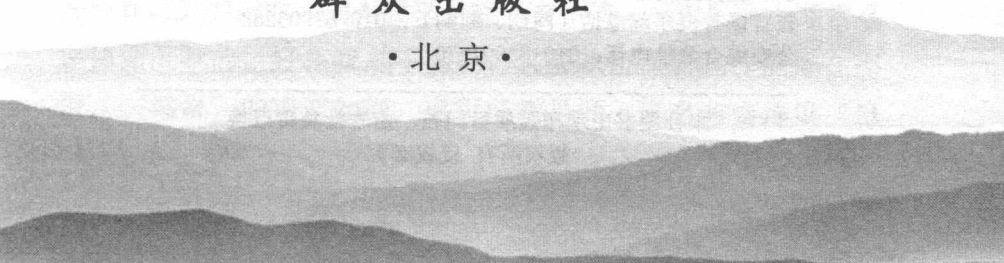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高伟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 高伟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10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ISBN 978-7-5014-5448-8

I. ①包… II. ①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2172号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高 伟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

印 张: 8.625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7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448-8

定 价: 32.00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不灭 杂文不死 希望常在

(总序)

朱铁志

《求是》杂志副总编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名家书系”中，八位同行的作品名列其中。老友阮直兄嘱我写一点感想作为总序，犹豫再三，还是从命了。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近年来工作繁忙，对杂文创作的整体情况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所知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二是对于八位作者的了解不均衡，有的熟悉一些，有的不那么熟悉，缺乏知人论世的先决条件；三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真理的相对性和判断的绝对性是一对矛盾，私心以为一孔之见的东西，别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聪明人通常是谨慎而沉默的。好在我并不聪明，又兼八位作者的作品摆在那里，“鸡蛋”的味道如何，自可仔细品评，未必非要拜见“母



鸡”。借用国庆长假，清茶一杯，拜读佳作，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何况我之所以斗胆作序并不是自认有资格，而是因为崇尚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特表达，是因为推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八位作者身上，我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这种“三独”气质，看到了流淌在他们文字间的杂文精神，禁不住引为同道。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但这似乎不至于成为我们彼此疏远的原因。君子和而不同，本是同志之道；杂文作者之间，更应具有求同存异的雅量、欣赏“异己”的胸怀。

有人说网络时代是杂文式微的时代，也有人说杂文已死，杂文家已亡，蕴含其间的悲愤与无奈不难体会。这样的说法，一方面道出了事实真相，即传统的、主要活跃于报纸副刊的杂文确实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与报刊发行量、广告量双双走低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预留了巨大空间、创造了极大可能。一批思想深邃、材料丰富、文笔犀利的网络杂文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传统报刊杂文的态势，让习惯了在报刊园地挥洒的传统杂文家一时不知如何掌握文章分寸，妥善把持杂文的“度”，变得像个“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脚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似乎确已式微、杂文家确乎半死不活了。

然而，这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已。如果把目光从报刊“花边文学”中稍稍移开一点，放眼“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网络空间，就不得不承认，杂文非但没有死，反而以更加

健朗的姿态、更加犀利的锋芒、更加多变的样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复活了。如果说传统杂文属于“小众写作”，门槛相对较高，那么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典型的“众声沸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充分体现。一个有出息、有抱负的杂文家，不必和“评论”争短长，无须抱怨网络抢了饭碗，应该从传统报纸副刊的小天地里杀将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评论写作、杂文创作、网络耕作的“三栖动物”，竭尽全力干好自己手中的活计就是了。本丛书的八位作者身份不同、年龄各异，既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更有风华正茂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没有止步于传统报刊，而是潇洒游走于实体报刊和虚拟空间两大地带，成为广受关注的杂文作者。

赵相如老师早年供职于《人民日报》，如今主持《华商汇》及其副刊的笔政，无论从事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党报工作，还是主办民间刊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干得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作为杂文界的前辈，赵老师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而且在自己主持的园地里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使《华商汇》成为一块全国为数不多的杂文热土。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勤奋的笔耕，使他的杂文干净清爽、老辣纯熟、绵里藏针，具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美学气质。赵老师的杂文，极少有华美的词句、华丽的铺排，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他的言说，倒像是阅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与后生秉烛夜谈，说的都是家常话，道的却是人间至真的情与理。



郭兴文先生长我几岁，属于同代人。但在我心目中，他早已是闻名遐迩、功成名就的大家了。郭兴文先生生长于人文传统深厚的陕西，大学时专攻文史，毕业后长期供职于《西安日报》，写新闻、办副刊、搞研究，样样涉猎，均有所成，著述颇丰，曾获韬奋新闻奖等百余奖项。深厚的文史功底使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他常将笔触伸向时间深处，在泛黄的书卷中寻找古为今用的资源，自如游走于古今之间，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我与阮直兄相识多年，时有沟通，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文人间的友谊少不了以文相识、以文相交、以文相敬。除了思想观点、审美趣味的契合，更兼声气相投、性格暗合。阮直兄，原名刘永平，从内蒙古到广西北海，一路南下，不仅将大嗓门喊到了南方，也把杂文之火烧到了那里。说到他的杂文创作，不能不提他对整个杂文文坛的贡献。他所主持的《北海日报》《北海晚报》是编发杂文颇多的地方报纸。熟悉如今杂文创作生态的朋友不难明白，这是多么不易。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向各省市报刊毫无保留地推荐作者，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经他推荐走上了杂文创作的道路。他的古道热肠，是被朋友广为称道的。阮直的杂文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他始终把杂文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来经营，不屑于平铺直叙的所谓“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善于从细节出发，透过具象的观察得出宏大的结论，善于将理性的思考投注到感性形象的描摹之中。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幽默机智。机智来源于博学基础上的顿悟，而幽默不仅有先天性格的优势，更是一种智力的优越，这就难怪他的杂文常有一些

奇妙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

熟悉赵青云的名字，始于赵相如老师主编的《华商汇》。因为常在其中的“社情杂思”栏目中碰面，由知其文而知其人，逐渐成了朋友。在我看来，青云近乎全才：头顶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宁波海事局的主要领导，能文擅画，又有一手专业水准的篆刻技术。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恃才傲物，为人极其谦和朴实，不失文人本色。他的杂文多从现实中来，重实际、接地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朴素的文字背后，常有奇思妙想；在平和的表达之下，蕴藏尖锐的批评。

本套丛书的一大特色是八位作者中有四位女将。这里单独强调杂文作者的性别，绝无性别歧视的意味，而是因为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似乎男性更加青睐，与男人性格更加契合。虽然这并非绝对真理，但证诸以往的杂文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我十分有限的阅读经历，发现活跃或曾经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杂文女作者实在有限，二十一世纪以来活跃的杂文女作者似乎更少。

多年前认识孔曦，有过两面之缘，也读过她的一些作品，算是老朋友了。孔曦的经历比较丰富，工学出身，做过技术员，当过刑事技术讲师，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已有多部杂文随笔集出版。读女作者的作品，往往不自觉地有“女性写作”的先入观念作祟。然而我看了孔曦近期的创作以后，却吃惊地发现她现在的创作充满了男性作者也未必具有的阳刚之气。其思想之刚健、行文之果决、论断之坚硬，都让我对这位上海女人另眼相看。

至于高伟，说来有趣，我是通过她行走天下的儿子认识她



的。那个大三男孩独步青藏高原，不仅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天有多高、地有多阔、人能走多远，而且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游记，这在如今的独生子女当中实在不多见。我很好奇，这么好的孩子背后一定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吧？是的，高伟便是。高伟系作家、诗人出身，博览群书带来的通达灵动，加上小说家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使她的杂文随笔带有一种作家气质。透过她文中涉猎的阅读范围，我也明白了她教子有方的内在秘密。高伟的杂文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她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常常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女性的直觉一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很可能产生一种令人悚然而惊的力量和震撼。这个“一生只向真理低头”的快乐女子，善于把打击自己的力量当作自己的力量，因而具有双倍的力量。

马亚丽的名字并不陌生，从《杂文四重奏》中就已知道。作为东北老乡，我对马亚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曾经做过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的经历，尤其让我肃然起敬。有人说杂文的门槛比较低，似乎谁都可以写，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蹩脚的创作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所谓学术论文的门槛都不高，谁都可以操持，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流在血管中的是血，流在下水道里的只能是污水。马亚丽用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将作品刊发于全国各大媒体。她的创作徜徉于古今之间，善于从时间深处钩沉掌故，挥洒哲思。有人说她是“女子文学”中一枝挺立的奇葩，有侠骨剑气之勇、翠竹红梅之美、凌霜傲雪之姿。其文风俏皮流利、峻拔犀利，融说理、

言事、抒情于一炉，于荒唐中见真情，于幽默中寓深意。

林永芳的存在是我孤陋寡闻最有力的证据。在八位作者当中，林永芳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先后从事科技工作、理论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坚持有效阅读，更是因为她的独立姿态、她的桀骜不驯、她的旁征博引、她的表面平和冲淡实则锋芒毕露的文字。林永芳的杂文有思想、有文采、有锋芒、有力度。但当她面对网络时代众声沸腾的局面时，却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再有‘文章济世’的天真幻想了。只不过，既然上天赐我尘世一游，既然观察未停止、思考未停止，既然偶有所思所感，不忍就这样任其散佚湮灭。相信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不会毫无参考价值。‘思想超市’里的产品丰富一分，总胜过单调一点。倘能给他人以那么一星半点的共鸣和启迪，也就不算白写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无意间道出了如今很多杂文家的写作宗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是的，文章未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肯定没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但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永远是创造的前提。这就是杂文无论怎样卑微，依然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所在。

2015年10月6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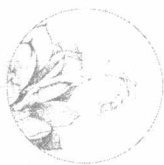
一生只向真理低头

(代序)

高伟

常常有干成一点什么的冲动，也知道这种冲动缘于自己的虚荣心。有时觉得这很无聊，就暗暗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安慰自己：人活着，总要一直向更高的自己去自我实现，这是人性嘛。有哲学家说，名誉是智者最后放弃的东西，就算那些在文章中让人们淡泊名利的人，出书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最显眼的地方。那些能放弃名誉的人，不是高于人性就是低于人性。连智者都如此，我这样的庸人又如何能脱俗？麦家也说，人生是虚无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虚荣心？因为虚荣心可以对抗一下虚无感。时常和好友互相嘲笑，说我们这一生，使出吃奶的蛮劲儿试图做出一点像样的事情，以便写简历的时候用得上它们。

是的，人的长长的一生，拼死拼活试图去做好，或为名或为利，其实也无非是想用生命把自己的简历写得殷实一些。



直到今天，我的简历上写着的一直是“诗人”。我从十几岁时开始写诗，二十岁出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还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诗歌报》举办的全国首届诗歌大赛中获了个三等奖。从此我就一头扎进诗歌里面，开始过起了把诗歌当主食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那时候一天我能写五六首诗，心想这么写下去以后不变成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还不得愧死？真是人小胆肥，青春时节的豪言壮语和恋爱时的山盟海誓是同一种东西，都是用来背叛的。直到今天我在诗界混得平庸稀拉也没有去死。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员，却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写诗上面。单位领导认为我能写诗，应该也能写公文吧，就把我调到办公室里面搞单位的信息工作。我实在不喜欢写公文，在单位抽空就读诗写诗，还因为每天写诗写到半夜而在工作的时候呵欠连连。我辜负了单位领导的期望。几年后，我们城市的晚报开始筹办，我被调到《青岛晚报》去干副刊编辑。我终于可以白天黑夜地写诗了。

一晃，若干年就忽地过去了。我也真是写了一些诗，出了几本诗集。尤其是前些年，我用300天的时间写了300首诗歌，出了三本诗集：《99朵玫瑰和一首绝望的诗》《99只蝴蝶和一首涅槃的歌》《梅花99弄和一首复活的诗》。《诗刊》在头题位置还发表了我的一组《玫瑰组诗》，《星星诗刊》《作家》《江南》《诗歌月刊》等全国各大报刊也刊出我的诗歌，还曾被选入年度诗歌选本。

我后来写文章写得比诗歌多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工

作需要——我为了在工作上主动一些，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文章，以便及时把最新发生的世态说道一番，没想到这些文字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他们说了我不少好话。报社领导便给我开了专栏。我在青岛的两份市民报纸上开了若干年的专栏，在其他报纸、刊物、网站也开过专栏。二是因为写诗歌是最天底下最不赚钱的事情——出诗集不仅不挣钱而且还要自己掏钱，太不划算，当一个纯诗人非得饿死；写文章不仅能挣稿费，出了书还能挣回版税，尽管这几十年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就是稿费没有涨；但这些好处还是引诱了我。这些年，我出版了传奇系列三部曲《她传奇》《他传奇》《爱传奇》；身心灵哲学《不要晃动生命的瓶子》；在报刊上写的专栏文章也陆续出了几本集子《感情的时间》《生命从来不肯简单》《每一次破碎都是盛开》《爱自己就是接纳自己》《痛苦是化了妆的礼物》。有些文章后来被多种杂文年度选本选中，王乾荣老师编辑的《中国最佳杂文年度选》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来我的文章总是有幸被王老师选中。我的文章还有多篇被向继东老师编辑的《中国杂文年度精选》和王国华老师编辑的《中国杂文年选》选用。《杂文选刊》还在“杂坛新集”栏目中选编了三篇我的杂文，而且让我写了创作谈。《杂文报》出版的七年精选集《春天里有梦：2005—2012》还选了我的两篇文章。

我是个一年四季穿吉卜赛长花裙，留着天然长髻发披挂的女人，把诗歌当成是家园，身体和灵魂都愿意与诗意昵近。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写的是杂文。我原以为我的“娘家”是“诗歌”或



者“随笔”，我像个用情的女儿那样愿意把诗歌和随笔写得好一点，以便得到“诗歌”和“随笔”这两个娘家大家族的认可。非常意外地是，我却接收到“杂文”这个“辛辣妈妈”抛来的橄榄枝最多。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又是多么意外的事情。我不知所措，激动得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个胸怀辽阔的“杂文妈妈”。

我在俗世上活得很费力，很落伍，很丢三落四，很不跟趟儿，可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还能朗读诗歌，还能仰望哲学一样的星空，我就能活得下去。我好养活，连我的伤口也好哄，艺术与美不死就成；爱，不死就成。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物质成为这个世界的大牌，我却还在固执地认定用钻木取火的方式获得的爱与善，才是生命真实的养分；固执地相信在这个世界本质上起作用的，依然是亘古不变的天律和道德律；固执地认定养育身体的是食物，养育心灵的是爱与美。我相信真实比所谓的正确更有力，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慕容雪村曾经说，他一生只向真理低头，还说人若是清明就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活在物质和所谓的成功之中。我相信，并且一直试图在用生命去践行这些庄重的话语。尽管我的内心有一头暴烈的野兽，总是试图把我坠向俗世生活，但是我在内心对这头野兽有着足够的警觉，我在学着像一个够格的守门员一样把守着心灵之门，抵挡这头野兽频频射来的足球……我想，我用这些东西形成的文字，和杂文的灵魂有着某种能量频谱的契合，“杂文妈妈”认领了我这个女儿，用她的认同来疼爱我。

是的，一生只向真理低头。这才是杂文的魂魄。

这一回，我和其他三位杂文界卓有成就的女子共同出版这套杂文集，是我的荣幸。

从今天起，我的“简历”上一定要写上与“杂文”有关的内容。我不敢称自己为“杂文家”，但我这一辈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向这个美丽称呼去靠近。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穷养还是富养

我们一不留神就会看出别人的毛病	003
别人的眼光	006
飙车已经结束	009
假如生活欺骗了我	012
先救火还是先追杀	016
怜悯自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情	019
穷养还是富养	022
原来，这么浅	026
痛苦是我们生命中的垃圾	030
我们不懂得别人的人生是怎么回事	033
我们现在过着的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036
被低估的享乐成本	039
宇宙亿年与人生百年	042
自己出了问题	045
拥有就是被拥有	050



欲望是个敲门人

054

第二辑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061
幸福与被幸福	065
病从口入	069
别人永远有看法	075
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79
成功是人生最大的谎言	083
聪明的身体	088
打击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	093
“黑天鹅”事件	098
活在点子上	102
励志教育与幽暗教育	107
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长起来的	112
闲情教育	118
现实生活是最大的遗传	123